

一九八四年東南亞情勢總評

羅石圃

東南亞，是舉世動亂地區之一隅，對亞太區域而言，更是霸權伸展與反霸活動互為影響的焦點。回顧過去一年，此一多事之區，其情勢變化如何？企圖伸展霸權的一方，其勢力有無進展？而反霸陣營方面，又已否加強團結？尤其是此一區域的民主國家——如「亞西安」成員國，其國內的政經發展，是否與年俱進？保安情形如何？為鑑往知來計，特加以綜合評析。

(一) 棉西戰火升高是全年動亂序曲

一九八四年，東南亞局勢的動亂，乃由棉西之戰揭開序幕，雖然自一九七九年越南挾俄援揮師進攻高棉以來，每年春間都有旱季之戰，但都是由侵棉越軍發動進攻，企圖將棉人抗越勢力掃穴犁庭。由於棉泰邊境到處都設有難民營，以難民營附近為基地的棉人抗越軍，每逢越軍展開凌厲攻勢時，往往雜於退入泰境的難民行列之中，以泰國為庇護所，使越軍的攻擊，也經常逾越泰國的雷池，遭到泰軍的反擊，遂不得不退回棉西，然而上年的棉西春季戰爭，其情況則大不同於往年。這由下列種種，即可窺見大端。

首先是以往的棉西旱季攻勢，都是由侵棉越軍發動，棉人抗越部隊，都只是招架應戰而化整為零。此次戰爭，則一反往常，乃由抗越軍首先揮軍向侵棉越軍進攻，也不像以前的三派抗越軍各自為戰，而是由聯合政府所設立的「聯合參謀本部」，統一指揮，分進合擊。從一月到三月，抗越軍都是捷報頻傳，不但游擊隊到處攻佔鄉村，擴充地盤，且進而攻入暹粒及馬德望等省會，

將越軍儲存在當地的大量汽油油槽與軍用物資，全部焚毀。停放於機場的飛機，亦遭波及。抗越軍甚至一度攻入金邊市區。在交通方面：由金邊至棉西的兩條公路——五號及六號國道，所有橋樑都被抗越軍分別破壞，兩條公路的交匯點——蒙哥比里、和詩梳風兩重鎮，也先後被抗越軍攻佔而破壞得面目全非^①。

由於陸路交通都遭到抗越軍的大肆破壞，此次侵棉越軍的旱季之戰，無論在兵員調動或補給運輸上，都感到十分困難，不得不以空運補給棉西戰場，並由洞里湖以船舶運輸補給，惟機船又都遭到過抗越軍的擊落與炸毀，以致侵棉越軍在上年的棉西春季戰爭中，都是處處站在下風^②。繼後，越軍攻擊抗越軍宋山所部的安比基地，進入泰境素叻府所屬的一處山頭；於遭到泰國軍機轟炸時，又擊落泰國偵察機一架，遂造成曼谷的抗議與軍事反擊齊來，而華府亦重申支援「東協」國家抵禦侵略，並譴責越軍犯泰；雷根總統更於接見泰相普瑞姆訪美時，應允將援泰軍需裝備儘快運入泰國^③。

(二) 中越共與棉泰邊境戰火何以同時升高

棉人抗越勢力一向都是同床異夢，且都自知裝備武器不足與越軍正面對陣而一較短長，所以當年越軍展開春季攻勢時，都是化整為零而避免正面對抗，何以在上年春季作戰，居然能制敵機先，且能統一指揮分進合擊？此與中共的暗中支援顯有關連。前年年底，棉人抗越勢力三派領袖同時抵達北平，由中共當權者與施亞努、宋山、喬森潘等會商。三人於回到棉西基地後，即組成聯合參謀本部，並決定統一指揮，並肩作戰。此即說明了是次棉西之戰，乃由北平策劃而來，而中共所畀予的軍援，並不像往常對棉共有所偏頗，而是鼎足三分。這從施、宋二人都對北平會商表示滿意，即可窺知此中端倪^④。

至於如何脅制越南不敢在高棉增兵以升高戰局？中共在事先即已有部署，仍然是採「圍魏救趙」故技，亦即在越北部署擴大升高戰爭。據日本「文春週刊」駐北平記者指出：中共在上年春初即已作再懲創越南的軍事部署，河內對此亦有反應。該記者列舉的徵兆是：(1)胡耀邦於二月初，曾赴廣西視察邊境駐軍，「新華社」除發表此一消息而外，且透露北平已在桂越毗鄰地帶部署了飛彈部隊。(2)中共於春節期間，通令所有部隊澈底檢查各類裝備。(3)河內廣播電臺故意透露一項情報，指出越北防軍爲了抵抗

註① 八美聯社V安比電，一九八四年元月八日，香港「大公報」刊載於二版。

註② 「棉泰邊區戰爭的評估」，「臺灣日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廿四日，二版專欄，拙著。

註③ 「美重申增援東南亞」，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廿二日，三版——「一週大事述評」。

註④ 「民東代表訪華成功」，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四年元月五日，二版。

侵略，已進入戰鬪狀態。(4)波布領導的游擊隊，已在棉西升高戰爭^⑤。

中共如此大張旗鼓，在支使棉人抗越軍三派升高棉西戰爭的同時，又在越北邊陲重整師干，大有揮軍再搗越北之勢，並於三月至四月期間，燃起了中越邊境的戰火。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軍此次對越北的攻擊，與往年不同。過去只是開動宣傳機器，大肆抨擊河內揮軍犯邊，以配合隔境的砲聲隆隆，致被外國記者譏稱爲「公共關係之戰」。而此次中共却出動了相當兵力，由連營級達到了團級不斷突入越北邊陲；河內亦在滇桂沿線各地突擊進軍，無視於在棉西與越北的腹背受敵，何以致此？正如「文春週刊」引述觀察家所評估的，北平是想藉此歡迎雷根總統的到訪，俾便達成它向華府需索的目標，同時也是爲了鞏固與它聯手反霸的「東協」國家統戰陣線^⑥。

當越軍侵棉之戰興起，「東協」成員的泰國，即首當其衝；而中共揮軍直搗越北，則使侵棉越軍不敢進侵泰邊。是以曼谷對「東協」與北平聯手以反擊俄越霸權擴張，最爲熱中。然而在一九八三年泰國大選後所組成的保守派新政府，認爲中越共之爭，戰局應該集中於中越邊陲，其所以造成戰禍延及棉泰邊境並以之爲主戰場，乃由於泰國中了中共的統戰圈套以致惹火上身，實屬不智；遂主張重開泰越貿易，從而改變雙方敵對立場，使越軍在棉西讓出中立地帶。上年一月間，泰國前總理克利安薩以國會外委會主席身份，率團訪問河內，得到范文同保證侵棉越軍斷不再侵犯泰邊，足見北平與「東協」聯手的反霸統戰陣線，將因泰越關係的改善而發生動搖。何況在人口兵力與土地都佔「東協」成員國總數一半以上的印尼，其武裝部隊首腦穆達尼曾於克利安薩訪越之前訪問河內，並曾指出威脅東南亞安全的，乃爲中共而非越南。這又是北平在上年春間發動中越邊境及棉西大戰的另一原因^⑦。

(三) 華府對印支戰火擴大的反應

華府對北平上年春季使中越邊境和棉西戰爭同時升高的反應如何？中共是否已達成其需索企圖？這從美國國務卿舒茲向記者簡報雷根總統訪平的背景資料中，即可窺見一斑。他首先爲華府將售予北平軍備一事辯護稱：中共與蘇俄有漫長的邊界，面臨蘇俄派駐重兵壓境；在南面又有蘇俄的衛星國——越南；西面更有俄軍侵踞的阿富汗。此固然是中共安全上的嚴重隱憂，也是美國

註⑤ 「中越共即將再次火併」，臺北《聯合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六日四版，東京五日專電。

註⑥ 「從印支局勢評估越俄軍事動向」，本刊第廿三卷六期，拙著。

註⑦ 同註⑥。

的共同顧慮。舒茲更將中越共邊界的激戰和越軍侵犯泰邊相提並論，且警告越南，美國對「東協」國家有協防義務——必將協助盟邦抵禦越南的進侵^⑧。

雷根總統在訪問北平返回華府數小時後，接受記者訪問時指出：他此次只訪問東京、北平而取消東南亞之行，並非表示他重視東北亞而忽視東南亞地區。反之，他對「亞西安」的繁榮與安全，非常重視。美國在東南亞——尤其「亞西安」有著非常重要的經濟與安全利益，此一區域組織已成為美國第五位貿易伙伴。美資注入「東協」國家的總值，共達一百億美元。美對菲、泰有雙邊安全承擔，美國介入東南亞地區的程度之所以不及世界其他區域，是因為「亞西安」在處理經濟與政治等諸般問題上都很有功，無須美國大力參與。面對越軍侵略高棉，首當其衝的「東協」在反霸陣線上自會一馬當先，而美國及中共與「東協」，對如何恢復東南亞和平，都有著共同的利益。

談到中共與「東協」聯手反霸問題，雷根表明：中共在東南亞所扮演的角色，乃取決於北平與該區域各國政府的關係狀態，而不是取決於美國。華府將繼續與北平謀求增進關係，從而使東南亞友邦利益不致受到不利影響。至於越南的孤立，乃由於它出兵侵棉而造成，使蘇俄得以藉機昇予它大量軍經支援，換取在越的海空軍基地使用權，河內如欲改變其外交孤立情況，便唯有以談判解決高棉問題——讓棉人恢復領土主權，其次是與美國竭誠合作，查尋越戰期間在印支失蹤的美軍，方可改善美國朝野對越南的印象^⑨。

(四)「東協」擔憂美國軍售中共的心聲

河內和莫斯科面對北平藉升高戰爭，以歡迎雷根到訪，亦已作出了有力的反應。這從上年二月六日美國務院亞太助卿在衆院的證詞中，可以窺出端倪。據其指出蘇俄在越南基地除派駐偵察機之外，已有TU-16 轟炸機進駐，其性能足以攻擊中國大陸東南地區，威脅馬六甲海峽運油海道及美軍在非基地。在此以前的元月十七日，美第七艦隊發言人即已指出：蘇俄增派在越南金蘭灣的籐式轟炸機，航程為一千哩（一千六百公里），能夠轟炸東南亞各主要城市和美軍在非兩大基地，且可以運載從目標一百哩處發射的巡航飛彈及核彈，使太平洋美航空母艦遭受嚴重的威脅^⑩。

註⑧ 臺北〔聯合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廿日，一版，刊載該報華府十八日專電。

註⑨ 「支持亞西安謀求解決東局」，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九日，卅四版，「遠東經濟評論」專稿——雷根訪談錄之一。

註⑩ 同註⑨。

更值得重視的是，蘇俄軍隊已於上年四月中旬與越軍在越南沿海舉行首次登陸演習，約有四百至五百名蘇俄海軍陸戰隊參加，在海防以南一四五公里至一六〇公里的沿海地區演習搶灘登陸。俄軍除以一萬四千噸的兩棲攻擊艦——「伊凡羅哥夫」號，將陸戰隊運入越南海岸而外，另有八艘俄艦參加演習，包括三萬七千噸級航空母艦「基輔號」。據美方分析家指出：雖然登陸部隊人數不多，惟此項演習乃為蘇俄在越南建立永久據點的指標，意義重大。在此一週前，日本「產經新聞」報導，蘇俄已在越南金蘭灣駐紮海軍陸戰一個營，擁有官兵約四百人及五十輛裝甲運兵車。另有迫擊砲和八二毫米口徑的反坦克大砲，正從海參崴由俄艦運往越南^⑩。

由上可知，面對中共將中越及棉西戰局擴大的時會，俄越所作出的反應，乃為將蘇俄海空軍及陸戰隊基地，公然伸至越南。在此以前，越共原頗堅守胡志明遺言，不讓外國在越南建立軍事基地，以免喪失獨立主權，故曾一再拒絕克宮租借金蘭灣的要求。一九七九年中共攻越之戰，俄艦游弋於東京灣雖已為俄艦進駐金蘭灣啓開方便之門。不過近年來，河內曾一再表明：俄艦進泊此港，必須經過申請核准，可見蘇俄並未取得金蘭灣的租借權^⑪。上年四月間，越共又何以讓蘇俄艦隊在越南公然舉行搶灘登陸演習？此實由於北平為取寵於華府及鞏固它與「東協」的反霸統戰陣營，不惜在越北與棉西同時升高戰火，致使蘇俄得以乘機進一步籠絡河內，讓俄艦得到了其早已垂涎的東南亞前進軍事基地，以非常鮮明的姿態進入了越南。

雷根總統的北平之行，對「東協」國家而言，實造成了雙重威脅：一方面是蘇俄勢力更進一步地鏗入了越南，其進踞金蘭灣的海空兵力，已嚴重地威脅了東南亞自由國家，尤其是印太兩洋孔道的馬六甲附近各國；另一方面則是華府承諾對北平轉移科技並予有限的軍售。儘管華府於雷根訪平後，曾派遣官員分赴東南亞盟國，表明美國與中共防衛合作的立場，但上年十月三日，美國務卿舒茲乘「東協」各國外長在紐約出席「聯大」之便，設宴款待他們，大馬外長利道丁便在午宴上代表此一區域組織致詞稱：「東協」國家不信任北平，認為美國與它改善關係將增強本區域的長期威脅，且擔心蘇俄因此在南海加強軍事設施^⑫。這便是美、俄、中共三角關係上年的演變對東南亞局勢所產生的影響，也是「東協」國家對此演變態勢擔憂的心聲。

(五)「亞西安」各國相互爭取大陸市場

註⑩ 「蘇海軍陸戰隊「登陸」越南」，〔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十六版——「社論」。

註⑪ 「金蘭灣今昔與越南前途」，〔東方雜誌〕，復刊第十六卷第六期，商務印書館出版，拙著。

註⑫ 「東協不信任北平」，一九八四年十月四日，臺北〔聯合報〕刊載，法新社V、合眾社V、紐約三日電。

至於「亞西安」各國在表明擔心美國與中共合作的同時，何以又紛紛加緊接觸北平？從元月菲律賓第一夫人伊美黛率團訪問北平開始，三、四月間，又有新加坡商會代表的中國大陸之行，五、六月，大馬外長加沙里亦率領經貿代表赴北平訪問，七月間，泰國外長西迪與經濟界代表也訪問北平。最值得注意的，爲一向斷絕與中共直接來往的印尼，於上年底，亦決定與中共直接貿易往來，各國的想法固然不盡相同，但在此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時會，開拓本國產品的外銷，爭取中國大陸廣大市場的意願則屬一致。

新加坡訪問北平的代表團長亦即商會會長林繼民，曾經明白指出：「我們有意把勞工密集工業，轉向技術密集工業，所以在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的同時，希望將勞工密集工業向中國大陸轉移，這對雙方都屬有利。」該團訪問北平，已順利地簽訂了建設旅館與香煙廠等協定，新商已準備向中國大陸擴大投資。大馬對中共支持馬共叛亂，一向具有戒心，但也於上年五、六月間，首次大膽決定以官民合作方式，參加北平「世界貿易中心」等數項大型計劃。大馬政府也承認前外長加沙里所提「只要不會構成國家安全的障礙，應該加強與中共的經濟關係」的意見書。

在「亞西安」各國之中，經濟情況最惡劣的菲律賓，早於上年元月即由伊美黛率團訪問北平求援。中共慨然解囊，除貸款六千萬美元予菲而外，並締結了多項貿易協定，遂引發其他成員國從經貿上與北平加強接觸的動機。一向熱衷於與中共聯手反霸的泰國，在這方面自然不甘落後，所以西迪外長亦率領經濟界代表訪平。中共對此的反應，從其「外長」吳學謙呼籲——「爲了有效活用資源與技術，『中國』與亞西安應進一步進行經濟合作」^⑭，即可窺知一斑。換言之，北平亦想從經貿方面爭取與「東協」國家增進關係，並進而向東南亞伸展勢力。一向對中共懷有高度警惕的印尼，在「亞西安」的地位雖舉足輕重，面對其他成員國都在經貿方面爭相接近北平的熱潮，最初似乎無動於衷，但到了年尾，亦決定與北平直接通商^⑮。

（六）「東協」國家一年來的經濟成長

「東協」國家不顧國內的共黨叛亂與中共的暗中支援而爭相與北平開拓貿易關係，主要是基於國內經濟壓力，它們鑒於上年

的成長減緩，甚至負成長，且預料今年情況更不及上年，遂不得不作未雨綢繆，及早開拓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就「亞西安」國家經濟成長最佳的新加坡而言：在一九八四年前半年，經通貨膨脹調整後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加百分之九·七，預料全年成長率在百分之八·七至九·五之間，總理李光耀也預料下半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將低於上半

註⑭ 「亞西安加緊與中國接觸」，東京〔讀賣新聞〕，森本撰，〔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四年九月廿七日，十四版譯載，毅然譯。

註⑮ 「印尼與中國直接通商」，〔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十六版，譯載〔雅加達郵報〕社評，曼梳譯。

年，並指出明年的前景仍不穩定，主要原因是美國利率繼續升高，以及各主要大市場國家保護主義抬頭。

泰國前年的經濟成長率為百分之五·八，去年預估約為百分之六。然而事實證明這項估計未免過分樂觀。由於信貸增長率急劇下降和因而帶來的製造業活動減慢，勢將促使上年的經濟成長率不超過百分之五·五。「盤谷銀行」預測，全年增長率不過百分之五，甚至有低到百分之四·七的可能。然而曼谷官員相信，經濟成長放慢，將使國家財政和經濟更為穩定；且預估泰幣於上年九月大幅度貶值後，今年的成長率可達到百分之六·五上下，這便是普瑞姆首相不顧武裝部隊首腦艾迪公然反對泰幣貶值，及軍人頗有政變可能而堅持貫徹貶值措施的由來，其目的是為了挽救出口總值大幅度下降的危機。

大馬的經濟成長於一度衰退後，近年來已一再加快。其實際成長率——八二年為百分之五·六，八三年百分之五·八，上年已達到百分之六·九，製造業增長領先，農業和石油生產等跟進，業績好於前年，石油產量上年增長百分之十七——日產量達到四十四萬桶。天然氣產量更增長了一倍多。農、林、漁、牧業也從前年減產百分之二·四，變為上年增長百分之三·四，印尼，自八二年始從經濟衰退中緩慢復甦，國內生產總值，在八二年只增長百分之二·二；八三年增長百分之四·二；上年預估可達百分之四·五到百分之五。石油價格穩定及稻米收成好，乃為主要原因。財政部計劃局長多諾·伊斯坎達稱：「我們預料國內生產總值一九八四年會加快增長，農業收成已有令人鼓舞的氣氛」。

菲律賓是上年「東協」唯一經濟負成長的國家，預估減幅將達百分之五，菲國尚未從前年艾奎諾遇害後開始的經濟危機恢復正常，至十月間政府與「國際貨幣基金」達成協議，再得到貸款，惟經濟仍面臨重大的挑戰，政府估計，國民生產總值，上年減少百分之五·五，但獨立經濟學家則認為——此一估計仍嫌過份樂觀，政府預估今年的經濟，可以增長百分之一·五，但民間經濟專家則表示懷疑，認為只有微弱的增長^⑩。

(七) 與蘇俄集團擴展貿易的用心

「亞西安」在成立已屆十七年的去年，最值得慶欣的，是同年元月在雅加達集會，歡迎剛告獨立的汶萊王國加入為第六個成員國，此一自「東協」成立以來首次被接納的新會員，其總人口雖僅有廿萬，但由於生產石油，其國民每年平均所得，已超過日本，而其所宣佈的外交政策，又為斷不與共產國家建交。至於「東協」其他國家，何以在上年反而與北平加強接觸，連堅不與中國大陸往來的印尼，也有了直接貿易的濫觴？根本原因，乃由於它們深悉過去幾年的經濟繁榮，乃得力美國經濟復甦和美元強勁

註⑩ 「東盟經濟增長放慢」，〔亞洲華爾街日報〕，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廿一日，十六版譯載，鶴林撰。

，使「東協」各國輸入美市場的貨品大量增加，但預料美國經濟成長和外貨入口，都會在今年減緩，使「東協」國家貨物輸美難以銷售，遂不能不及早未雨綢繆，爭取其他貿易對象。

就印尼而言：上年四月有莫達外長訪俄，與俄外長葛羅米科商談改善兩國關係，至六月間，又有印尼商團訪俄，商討擴展雙邊貿易，並簽訂了購膠協定，及討論物物交換與雙邊貿易前景問題。在此同時，印尼又有二商總會代表團赴蘇俄及東歐國家，開拓非石油產品市場，使樹膠、木材、咖啡、棕油等印尼產品，得以行銷東歐^⑩。在泰國，有外次乃亞沙·沙拉信於上年九月宣佈將應俄外次賈丕才之邀訪問莫斯科，此舉顯示曼谷在政治上意圖承認蘇俄在東南亞的勢力與利益，俾便解決高棉爭端，使中共推行的反霸統戰陣線出現了裂痕。而且近年來泰俄貿易額與年俱增，蘇俄向泰國購買大批米糧，就近接濟印支三邦，更可見泰外次訪俄，寓有開拓雙邊經貿關係的用心^⑪。

(八) 一年來的共黨活動

誠然，中共為籠絡「東協」與它聯手反霸，曾表明不再支援此一區域組織成員國境內的共黨叛亂活動，而大多數國家的共黨叛亂亦已漸告沉寂，尤以泰共紛紛繳械投誠更為顯明。據上年十月泰國陸軍副參謀長差哇立聲稱：泰共在政府竭力征剿下，其總人數已由兩萬五千減為兩千人左右，此後將無所作為。但至十一月間，曼谷即發現這批泰共殘餘，組成了「新黨」——定名為「人民革命運動」，並獲得了蘇俄通過越寮的支援，在此之前，曼谷警方已破壞泰共份子及大批械彈和文件，顯示他們且與「愛爾蘭共和軍」及「西德綠黨」有關聯^⑫。他如大馬與印尼在上一年最引人注意的風波，都是回教徒「什葉派」力倡建立回教國家，並大肆抨擊「巫統」和堅持「潘希拉」建國五原則的雅加達政府人士為異教徒，造成的聲勢真是咄咄逼人。

在大馬領導「聖戰」組織的是回教黨，藉伊斯蘭教義的歪曲傳播，喚起回民反政府。印尼的回教野心家則鼓動回民暴亂以排華反政府為目標。據大馬政府於上年十一月中發表的「回教徒團結與國家保安所受威脅白皮書」表明：馬共通過兩個組織利用回教情緒：一為「回教黨同胞」(PAPERI)；一為「馬來民族革命黨」(PKMRM)；也通過秘密電臺「馬來亞民主之聲」從事宣傳^⑬。

註⑭ 「印尼拓展東歐市場」，「大公報」，一九八四年十月卅一日，十六版，祥雲撰。

註⑮ 「泰國計劃與蘇聯印度合作」，「南洋·星洲聯合早報」——「星期刊」，一九八四年九月卅日，廿六版。

註⑯ 八合眾社V曼谷電，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南洋·星洲聯合早報」，卅三版刊載。

註⑰ 「馬來亞共產黨對宗教的利用」，「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十八版，「白皮書」四。

。上年一年印尼不斷發生暴亂與爆炸及反政府傳單事件，在表面上雖都是回教「什葉派」爭取建立回教獨立國，實際上乃為印共在幕後指揮，印尼國會中有一派人士認為九月十二日丹絨不祿回教暴亂事件，是印共地下份子製造而成，他們既無法宣傳共產主義，便只好披上回教外衣，以便顛覆政府^②。

菲律賓由於政治風潮湧湧，造成經濟負成長，其情形已如前述。在去年五月間舉行的國會大選中，反對黨當選的人數大增，已出於馬可仕集團意料之外，繼以艾奎諾被害案的嫌犯名單中出現了參謀總長魏爾及大批軍官，都須辭卸職務接受法院審判制裁；而三軍將領除代總長羅慕斯將軍而外，又聯名發表聲明，表示效忠魏爾，更引起了軍人將有政變的傳言，致使人心更加浮動，面對如此混亂局勢，非共自會掌握擴大叛亂的時機，其「新人民軍」亦已由二千餘人發展到了上年一萬二千餘人，不過北平對它一手哺育而成的非共「新人民軍」，為了履行它對馬尼拉的承諾，不便再公然界予支援，只能從地下秘密支補，誰知蘇俄則乘機而入，與中共爭奪對非共叛徒的領導權。

據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芒羅於上年九月指出：新人民軍已經從親中共轉向蘇俄集團，並建立極密切的合作關係，且已有武器從東歐經由南葉門運交新人民軍手中，另據前年底「遠東社」馬尼拉電指陳：蘇俄早想在菲律賓覓一據點，認為艾案發生後所形成菲局混亂，正好是它渾水摸魚的機會。在非國約有二百四十名俄人，已滲透左派和好戰的工會。設法在全菲各地煽動反政府示威，親俄的非共都在他們掌握之中。由此即可說明「新人民軍」轉向莫斯科，並非偶然，而是經過克宮多方的部署^②。

(九) 值得重視的幾件大事

在東南亞除印支集團與「亞西安」國家而外，尚有被稱為現代隱士之國的緬甸，多年來一直採取中立外交，且進而演變為鎮國外交政策，不僅不願與自由國家多作往來，對共產集團兩大——中共與蘇俄，亦很少勾搭。但至印支三邦沉淪於紅流後，蘇俄既已獲得三邦赤色政權的投靠，乃進而竭力爭取仰光歸向，以便在中國大陸西南方封鎖北平，使中共亦不敢不以其支使的緬共叛軍，從緬北撤入雲南。所以仰光在印支變色後，反而獲得中俄共的競相示惠而形成獨立以來的小康局面，不過仰光雖已接受了極有限的美援，並派使節訪問鄰邦，但仍然拒絕參加「亞西安」。

至上年七月初旬，緬總統山友率團訪問日本，與日方朝野都有接觸，其目的乃在為緬甸的第四個四年經建計劃（一九八二—

註① 「誰是幕後策劃人」，〔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卅六版，余文鎮撰。

註② 菲律賓有赤化危機，〔紐約時報〕，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七日，馬尼拉專電。

一九八六年）爭取援助與投資，在其爭取日本貸款所從事的大型建設計劃中，以擴建仰光大型機場及鐵路現代化爲優先，顯示其第四個四年計劃著重對外交通的建設，象徵著緬甸從鎖國政策步向開放的開端^②。上年十一月，山友總統又率團訪問北平，且與中共領袖同聲呼籲外軍必須全部撤離高棉，更可窺知緬甸雖不願加入「東協」，但對此一區域組織與中共的聯手反霸——反擊越俄侵棉，則站在同一立場，這是上年東南亞情勢變化值得重視的一端。

此外是泰寮關係一度緊張，原因是永珍堅決反對曼谷將公路延長到泰寮邊境的三個村莊，兩國都出動了軍隊準備大動干戈，談判又幾度觸礁，頗有斥諸戰爭之勢。至十月間，泰國因欲在聯大競選安理會理事，遂自動將軍隊撤離此邊境三村，表明願將此一與寮國的爭端予以擱置。在聯大投票時，泰國終於擊敗蘇俄集團提名的另一競選者外蒙而成爲安理會理事國，這固然是「亞西安」上年在外交戰場上的大事之一，但更值得重視的，是寮泰兩國，一向被視爲越南與美國溝通的橋樑，此次泰寮化干戈爲玉帛，自然是另具意義。原來在赤化後的印支三邦中，僅有永珍仍保留美國使館，寮國官方對美國使館人員，亦另眼相看，前年並有美國派遣特使應邀訪寮，與永珍談判美寮使節升格問題。據美國駐泰大使館透露，談判氣氛十分良好，顯示越南在永珍的傀儡政權，正在經由寮國向華府示好，而一般認爲上年所發生的泰寮邊境之爭，顯然是由於莫斯科在幕後唆使永珍而形成，藉以破壞河內與華府所搭的橋樑。至泰國在邊境撤軍後，永珍又驅逐美使館一等秘書，這也是出於蘇俄的陰謀。但至十二月美國會代表團訪問三邦，都獲得熱烈歡迎，這又是華府對蘇俄此項陰謀的反應。

新加坡於上年秋間擴大慶祝建國廿五週年。此一城邦在獨立建國的道路上雖歷經坎坷，但在李光耀的領導下，國人團結奮鬥，終於突破了困難險阻，使建設業績燦爛輝煌，確實值得驕傲。且李氏深悉開國英雄年華老去，必須及早培育接班的新人，所以在國慶同時，又由執政黨領先，不次推出新人在上年十二月廿二日舉行的國會大選中參加競選，並表明新人當選之後，將有不少人進入內閣接替年老退休的閣員。新加坡在上年唯一不如意的事，是它想將「東協」發展爲軍事同盟的倡議，遭到其他成員國的否定。不過「東協」各國之間的雙邊聯防剿共或保安緝私合作，上年一年以來，則更加密切。

(十) 結 論

綜觀上年的東南亞情勢變化，「東協」國家雖多採政經分離原則，在經貿方面與北平增加接觸以爭取中國大陸市場，但在此同時，與中華民國的實質關係，其進展亦令人樂觀，除印尼上年的糧米豐收，大多得力於我農耕隊三個團的竭力輔助而外，大馬

註② 「緬甸鎖國政策來由、得失與前景」，本刊第廿四卷第二期，拙著。

在經建上的「東望政策」亦已由於對日本失望而轉向中華民國。上年四月一個月，我駐大馬商團所發的馬人赴臺簽證，即有兩萬五千份。五月間，大馬工商界領袖卅人來臺北召開「一九八四年赴馬投資討論會」，繼後我工商企業家提出十八項赴馬投資計劃，獲得吉隆坡完全同意；又有很多小型工業整廠輸馬，也都得到大馬歡迎。又大馬總理馬哈迪曾於過境我「中正機場」時與我行政院俞院長暢談，表示兩國經貿合作及科技交流非常樂觀，可見雙方的實質關係已有突破性的進展^②。此外如菲律賓在得到中共貸款之後，又讓我駐菲人員享有外交特權，這都顯示「亞西安」國家的對華政策以及東南亞的一般形勢，正在朝著於我有利的方向逐步發展之中。

（一九八五年元月二日截稿）

註② 「中馬實質關係拓展的曙光」，臺北〔中國時報〕，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二版，陳玉還撰，專欄。

東南亞國家國際關係論叢

25開本 全一冊

本書對東南亞國家之國際關係，採分篇論述方式，每篇有其獨特性，惟連貫着眼，亦可窺知此一區域國家對外關係方向及壇變由來之大端。全書三十餘萬字，計四四三頁，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二號帳戶